

有人說：參禪貴疑，所謂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念佛貴信，所謂往生與否，由於信願之有無。疑則不信，信則不疑，怎麼能雙修呢？我說：參禪的疑，是疑念佛是誰，念佛的信，是信必生淨土，兩種心理，並不抵觸。前於第七節舉乘船之喻，一面鼓棹，一面研究，或已到岸而研究未畢，既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，或研究透徹而尚未到岸，宗門諸祖透關之後，仍願往生西方，如龍舒淨土文所載是也。

念每句佛，隨即參叩是誰，是固一心二用。然念佛之時，妄念不停，一心豈止二用？若除念佛外但究是誰，是易多妄為一妄也。擬一聯曰：「照顧話頭，一任他識浪奔騰，境風鼓蕩，單提正念，當下是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」有人批評這付聯語，以佛號為話頭，只說禪，未說淨。實則我的本意話頭指參是誰，正念指佛號。這且不論，究竟淨與禪怎樣分別？學淨土的只是多一項回向發願，俾與彌陀大願相應。但是蓮池大師說過，回向發願只可於早晚為之，餘時一心念佛，這也是以佛號為話頭了。彭二林居士發願文：念念皈依，時時回向，與蓮池大師之意不同。由淨一方面來說，參扣是誰是雜念，由禪一方面說，回向發願也是雜念，用這些雜念，代替了世間法的一切雜念，正是功夫進步處。



十善業道經講話

臺北民本電臺佛學講座廣播

幻亭

各位聽眾！今天的佛教之聲，由南亭法師繼續宣講十善業道經，下面是南亭法師的話，由本台代為播送：

各位聽眾！十善業道經，過去於十種善業中，已經講過了不殺生，不偷盜的兩種。今天講到

丙字下第三科 不邪行
行，是人們的行為，邪者，不正，不正當的行為叫邪行。不邪行者，就是不做不正當的行為。

按照十種善業的常規：第三應該是不邪淫。男女之間的性行為叫做姪。姪，為繁殖人類必須的行為，但高下等的動物，和人類有同樣的需要，人類的智能高於動物，假如沒有一個限制，則與禽獸的行為，有什麼兩樣。古時候的孟夫子曾經說過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！」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在人類的社會裡，關於男女的配合問題，在舊時代有禮教的約束，如同姓的男女，不可以結婚，同一血統的男女，更不可以結婚。在女的面，義不再嫁第二個丈夫；男的則正妻而外，可以有妾，但也得名正言順

又擬一聯云：鐵鍍鉛，木札羹，嚼出滋味，如意珠，金剛劍，了却蓋纏。見者仍以爲專說參禪，我的本意是兼指禪淨。下聯與其謂之偏於禪，毋寧謂之偏於淨，惟末四字尚未愜心。上聯確是禪淨共同境界，修觀想者除外。長時念佛，與長時參扣是誰不論專修或兼修，都是木札羹，鐵鍍鉛。妄想不停，即是於無滋味中，強着滋味，不成其爲木札羹鐵鍍鉛了。惟不強着滋味，而仍能嚼出滋味，才見工夫。蓋在妄想中，佛號與話頭，都不免若明若昧，甚至忘却。故不成爲木札羹，鐵鍍鉛。若暫停妄想，佛號不斷，話頭常提而感覺無聊，才是木札羹，鐵鍍鉛。無聊也是妄想之一，以一念代多妄。到了雖妄想不起而不覺無聊，就是嚼出滋味了。

日本白隱禪師觀水詩曰：「山下有流水，滾滾無止時，禪心若如是，見性豈其遲。」參禪是這樣，念佛是這樣，世間一切學術，都是這樣。孔子觀水，特重其不舍晝夜，意亦在此。孟子解爲盈科後進，乃是另一看法。我因此撰一聯云：「白雲藏梵宇，流水證禪心。」
近年應菩提雜誌社之約，撰寫「佛教的步驟」，勉成以上十節。最後統觀全稿，對於步驟二字，頗欠發揮。若認爲一知半解，有助於啓發初學，請於印單行本時，改爲「佛教的輪廓」。以期文題相符。否則視爲秋風敗葉，聽其漸滅可耳。念生附識。

。新時代的現在，則文明國家，皆有婚姻法，男女之間，各各不得重婚，可算是很接近佛法。大智慧的佛陀，洞燭到衆生的生死根源，由於男女之間的姪欲。而佛教最高的目標，是超脫生死。所以制定戒律。出家的沙彌比丘，全斷姪欲；在家信佛的男女，先斷邪姪。依據文明國家的法律，佛陀所制定的戒律，配合上社會道德，那就是除一夫一妻，合法的配偶而外，再與第三者有性行為，都叫做邪姪。我國舊社會上有兩句格言說：萬惡姪爲首，百善孝爲先。圓覺經上說：一切衆生，皆以姪欲而正性命。由於姪欲爲一切衆生，生生不已的源流，所以凡有血肉之身的衆生，沒有一個能離開姪欲的，一般的說來，就是生理上的關係。因爲生理的關係，假如沒有禮教來防範，聽其自然發展，勢必至人欲橫流，人類的無恥，尤甚於禽獸。因此，過去所說的忠孝節義的節，就是指女人的貞操而言。如果一個女人，不怕威脅不受利誘，無論如何，不事二夫，這就叫做節。在專制政府的時候，遇到這一類的女人，應該傳聖旨，豎牌坊，以爲獎勵。但這都偏於女人的一邊，而且即使女人，不守這個節，也祇是背後受到人的指

責，名譽破產而已。佛陀在二千五百年以前，就制定了這個戒，是男女兩方都要遵守的。假如違犯了這個規定，生前則把你踢出佛教的大門外，死後還要墮落地獄裡去受苦。地獄裡的罪受完了，投到畜生道裡，也祇能做班鳩之類的姪鳥。轉生到人間來，還是下賤的男女，不受人們重視的苦人。任憑 佛陀這樣苦口婆心，和先賢「姪人妻女，妻女姪人」的嚴重警告，但是犯邪淫的，仍然是大有人在。因為這條戒，難持而容易犯，如果有人，有勇敢，有毅力，能够堅定信心，守持清淨，那是具有很大的功德的，所以經上說：

「復次，龍王！若離邪行，即得四種智所讚法。何等為四？一、諸根調順。二、永離喧掉。三、世所稱歎。四、妻莫能侵。是為四。」

佛陀的意思是說：人們中如果有能不邪行的人，就能獲得四種智所讚法。邪行就是邪淫，前面已經說過。智所讚法的智，是智慧的智；讚法的讚是稱讚的讚，這四種法，唯獨不邪淫的人具有，邪淫的人，絕對不會有的。而且這四種法，是有智慧的人，才能認識而加以讚歎。反過來說：愚癡的人，粗心浮氣，成見太深，習氣太重，他是看不出的。那末！那四種法呢？讓我一一的解釋在下面：

一者、諸根調順。諸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。調是調和，或者協調。順，就是隨順。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尤其是六根中的眼耳兩根，他有聞聲見色的作用，耳根聽到愛聽的聲音，眼根見到美麗的女色，於中生起耳識眼識來。由於耳識眼識，於聲色再生起愛染貪著，於是乎欲火內燒，姪態外現。如果不能滿足其欲望的話，那末！飲食喫到嘴裏沒有味，躺到床舖上也睡不著，神魂顛倒，舉體不安，這就是諸根不能調順。文昌帝君陰騭文上：「逢佳麗於閨閣，腸迴百轉；遇嬌姿於道左，目注千翻。」佳麗，嬌姿，是指好看的女人。一個歡喜邪行的男人，假如在路上或人家家裡，碰到好看的女人，他那心眼兒裡有說不出來的難受。腸迴，目注，那都是諸根不調順的表示。

四十二章經上佛陀也會說過：「情愛於色，豈但區池，雖有虎口之患，心存甘伏。投泥自溺，故曰凡夫；透得此門，出塵羅漢。」這裏的色，是指的女色，人於女色，有了染著，爲了滿足自己的肉欲，前面雖有喫人的老虎當路，他也滿不在乎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心上有了染著的色，他周身不安，周身不安，就是諸根不調順。反過來說：一個以禮法自持的人，或者知道色相本空，身體不淨的修行人，他對於聲色，如鏡現像無動於衷，那末，心安，這就是諸根調順。

二者、永離喧掉。人聲嘈雜，說話的人多，叫做喧。意識裡，胡思亂想叫做掉。喧，是外面的不靜；掉，是內心的不安。一個不邪行的人，心理上永遠的光明磊落，到什麼地方，他都是身心寂靜，動止安詳。

三者、世所稱歎。世，就是世間。稱歎，就是讚美。以現在的話來說：世間就是輿論，輿論上對某一個人都一致讚美，叫做世所稱歎。古時候，對一個守節的女人，在形式上用匾牌坊，立祠堂來表揚她的貞烈；在文字上用「冰清玉潔，形管留芬」的字眼兒來讚美，讓她的美德，流到四方，傳到後世。這都是叫世所稱歎。這種因貞節而受到輿論讚美的光榮，唯有不邪行的人，可以享受。

四者、妻莫能侵。莫能，就是不能，也就是不會。侵，就是侵害。換句話說：就是妻子對丈夫的侮辱，或者不禮貌的譏諷調諷。

世界上的各國，大都以男人爲社會的重心；而貞操的責任，又多責備女人，好像女人人生來就負有守貞的義務，所以談到好色，多半側重在男人身上。然而，在愛情專一上，男女雙方，有互相約定的權利。所以一個已經結了婚的男人，在以男人爲社會重心，家庭生活所繫的地位上，饒到現在二十世紀的時代，丈夫還是受到妻子尊敬的。可是一個做丈夫的富有好色的僻性，結婚已後，還是在外面，偷偷摸摸的拈花惹草，破壞了愛情專一，白頭偕老的雙邊協定。那末？他的妻子，就不再對他尊敬，而要河東獅吼，對他辱罵，或加以管束了。一個不邪行的人，循規蹈矩，守身如玉，他的妻子對他，絕對不會有不禮貌的舉動，這叫做妻莫能侵。

這四種受用，隱伏在不邪行者的身心上，家庭裡，很不容易爲他人看出。唯有目光銳利的智者，才能體察得出，所以叫智所讚法。經上接着說：

「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後成佛時，得佛丈夫隱蜜藏相。」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成佛的德號，前面已經講過。丈夫，是男人的代名詞。隱蜜藏相，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。如馬一樣的，隱伏而不外露。隱蜜藏，即是不露的意思。

釋迦佛陀，有三十二相，任何一個人，修行成了佛，都有三十二相。馬陰藏相，和眉如秋月，眉間白毫，兩耳垂肩，垂手過膝等，同爲三十二相之一。

上面的四種智所讚法，是有漏衆生分上，因不邪行而獲得的榮譽。如果這一位不邪行的人，將這不邪行的功德，迴轉過來，以爲無漏位上，佛果的莊嚴。那末，他以後成佛的時候，決定獲得如現在 佛陀一樣的馬陰藏相。

過去佛陀在世時，安陀國有一沙彌，奉師傳的命，去施主家取飯。施主家祇一少女在家，少女見到沙彌年青俊秀，一見鍾情。把沙彌請到屋子裡，向沙彌表示他的愛慕；沙彌知到環境危險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乘少女出房，就尋覓了一張剃刀，自刎而死。這件事傳播出去了，不但受到佛陀的讚美；而且得到國王的尊敬。國王發動全城的人，來爲他國葬，並且造塔供養。他自己聖潔的性靈，固然是高陞果位，那是不用說的。

我們應該知道，不邪行的美德，有這樣的尊重。